

真挚情怀

年味如昔 岁岁可期

文 / 吴锦瑶

一年中有许多日子平淡无奇,重复到可以忽略不计,直到后来挤出回忆的匣子,像剪去了人生的大半篇幅,只留下一片模糊的白,仿佛阳光下的雪,片刻消融。而有些日子却难以忘怀,像给记忆的阀门上了锁备了份,又像一部怀旧的老电影,始终在脑海的演播厅里循环放映。

过年的那些日子,是每个家庭“辞旧向新”的大日子,这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—

小时候在兰滩乡下,过年是家族中最大的事。它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与交代,也是新的一年美好期盼的开端。各家各户,无论贫富兴衰,年定是马虎不得。因为年是横亘在旧岁底的一座高山,迈过去,来年就有新盼头。

我的记忆里,奔向年的日子是从各种炸物开始。寒风初起之时,家里的妇女争相展露手艺,去皮的红薯蒸熟后拌上白糖再加上适量面粉搅拌均匀,手掌抹油开始搓出一颗颗圆滚滚的红薯丸,待一颗颗红薯丸排着队滚入油锅,耳边响起滋滋啦啦的轻响,原本朴实的丸子渐渐裹上一层诱人的金黄,甜香随着空气飘向远方……老人们声声念叨,红薯丸是为过年储备的,只有等到那时我们才能尝到这份来之不易的甜,而寻常日子就只能寻常过,所有甜蜜必须留给那隆重的年。从那时起,过年的甜蜜形象就在脑中富贵荣华起来。炸藕盒,是将莲藕切片,两片藕中夹肉馅,外层裹上面浆,依次下入油锅烹炸。在老家,炸物制作好后易于保存,烹任起来也格外简单便捷,放进蒸锅大火蒸出就已能超越寻常日子里的美味,更有心细之人,小火熬出葱姜茺汁儿,浇于藕盒之上,软糯的外皮裹上酸辣提味的汁水,尝一口酸辣鲜,再尝更

是内有乾坤,肉馅的咸香搭配着莲藕的脆爽,光是想着,口水就如蚯蚓一般从嘴角蜿蜒而下。

腊月将近时,开始宰杀饲养的家禽,饲养那些鸡耗尽了外婆整个春秋时光。早上,将它们赶到河边喝水;下午,赶到田野觅食;晚上,切野菜喂稻谷。还要时不时受它们啄咬挑衅,忍受那清晨时分高调又聒噪的啼鸣。所以,一声令下,烧水、宰鸡、烫鸡褪毛、开膛清洗,我们在旁看的亦亦乐乎;到了傍晚,整只整只的鸡光着身子吊在灶房,我们得到的犒赏是一碗香喷喷的鸡蛋羹拌饭,足以温暖味蕾,满足心灵。还有吊在房梁上不知风干了多久的腊肉,任阳光洒遍肉身,剔透的质感尽显,最期待这些腊肉的肯定是我——对我来说这是过年的上等佳肴,单是用清水煮熟,肉的咸香就足以勾魂摄魄。手撕腊肉是我儿时的绝活,把煮的软糯的瘦肉,顺着纹理细细撕开,一丝丝儿送入口中。原本浓重的咸香,已被清水稀释过半,余下的尽是鲜咸适口、回味绵长的年味。连围在一旁眼巴巴望着的孩子们,都争相抢上一口,嚼在嘴里,这满口的烟火气,尽是家的温柔和年的回响。

二

待年货准备充足,另一项浩大工程也要开始了。扫舍的时间一般定在腊月二十左右,选择晴好的冬日,把前厅内室、房前屋后“打扫干净”,别看只是打扫卫生,这寓意深的很,扫舍即是扫除晦气、穷气以迎接新年,因而要怀着敬畏之心去整顿环境、美化住所,半点马虎不得。天蒙蒙亮,我就被“叮叮咚咚”的声音吵醒,家里的劳动大军已经开始行动,桌子板凳电视机能搬得动的物件全被请出家门,所有杂物一件不留,



闲情偶寄

时光琥珀

文 / 张 蓓

午后的公交车晃晃悠悠,像头倦极的巨兽,在灰蒙蒙的城市里缓缓前行。窗外掠过的楼宇、树影与行人,都化作模糊光斑。耳机里忽然响起一段熟悉的前奏《七里香》,指尖微顿,一股被时光浸泡过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那是多年前老槐树下黏腻的汗味,塑胶跑道被烈日烘软的焦香,还有小卖部橘子汽水清甜。原来记忆真的有气味,而那段旋律,便是打开旧时光最妥帖的钥匙。

初遇这些旋律,是MP3刚刚兴起的年纪。我攥着一台磨去边角的银灰色播放器,泛黄发硬的耳机套磨着耳朵,却日夜不离。那些青涩又执拗的歌声,填满了无数个熄灯后的夜晚。那时不懂曲风与技巧,只觉得音符像裹着酸粉的硬糖,初尝新鲜哈口,慢品之后,才懂藏在其中的心动、孤单与倔强。我在课本空白处涂鸦想象,在枕头上憧憬简单纯粹的美好,那些旋律,悄悄为年少的我勾勒出世界的模样。

他的歌,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。我们借着歌声藏起心事,在纸条里写下懵懂情愫,在旋律里确认心动的形状。可那些歌声里,又不止儿女情长。有热血沸腾的少年意气,有沉静温柔的亲情叮咛,有对生活的真诚思考,也有对世界的温柔打量。他用旋律筑起一方天地,安放了我们青春里所有的躁动、迷茫与憧憬。我们跟着欢笑,也借着歌声,悄悄抚平成长里的伤口。

而今再听,我已站在30岁的路口,不再是当年那个戴着耳机做梦的少女,而是一边坚守岗位、一边守护烟火日常的母亲。生活不再只有诗与远方,更多的是清晨的粥香、深夜的灯光、工作里的坚守与日常里的担当。那些曾经让我热血沸腾、泪流满面的旋律,渐渐褪去了狂热的外壳,沉淀成一枚温润的琥珀,透明、沉静,藏着回不去的年少时光,也照见了如今从容坚定的自己。

我终于明白,青春里的歌,从来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声音,而是一整段岁月的回响。它记下我们懵懂的心动、莽撞的勇敢、不为人知的委屈,也悄悄埋下温柔与力量。曾经以为,成长是奔赴一场轰轰烈烈的远方。后来才懂得,真正的成熟,是在平凡琐碎里守住初心,在柴米油盐中依然心怀热爱。

那些歌里的爱恨痴狂,都化作了面对生活的坦然与坚韧。我不再需要用旋律掩饰情绪,却依然会在某一段前奏响起时,轻轻停下脚步,与过去的自己重逢。歌声依旧,岁月向前。当年那个在课本上涂鸦、在耳机里憧憬未来的女孩,已经在烟火人间里,活成了自己曾经向往的模样。那些被时光封存 的旋律,是青春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,在平凡生活里,守住热爱,扛起责任,把每一段时光,都打磨成属于自己的、闪闪发光的琥珀。

(作者供职于咸阳分公司)

脚下足迹

春节是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,也是出游赏景、探寻历史的绝佳时机。追随假期的尾声,大年初六早晨,我们一家三口自驾游踏上了咸阳这片充满古韵的土地,开启了一场山水与文脉间的漫步之旅。

当我们的汽车缓缓驶入咸阳地界,一股古朴而又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窗外的景色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,不断变换着色彩。道路两旁的古树在寒风中挺立,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。远处起伏的山峦,格外壮观。

沿着蜿蜒的公路前行,抵达了郑国渠景区。站在景区入口,一种对古人智慧的敬畏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郑国渠,这条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伟大水利工程,使得关中地区从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,变成了沃野千里的“天府之国”。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而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,沿着郑国渠延伸的道路,更是成为连接不同地区、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。

作为一名交通系统的工作人员,我与

巷陌有言

被“工具化”的时代与依然“活着”的故乡

今年春节,陪十多年久居城市的父母回乡过年。在这个被许多人视为“落后”的物理空间里,我目睹了一种久违的、热气腾腾的人类生活。这里没有格子间麻木的“工具人”,只有被土地和人情滋养的鲜活生命。

这不禁引发我思索:从工业文明到科技文明,AI浪潮智造引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大变革,人被裹挟工具化。我们的肉身被效率捆绑,精神被数字挤压,心理问题如野草般在各年龄段蔓延。城市提供了精致



寻迹咸阳：在山水与文脉间漫步

文 / 马亚军

妻子儿女的关注点自然不同。她们多以观景色、景点、文字介绍为主,而我的眼睛、话题则离不开脚下的路。沿着渠边的小道缓步前行,脚下的石板路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……站在渠畔,看着清澈的渠水缓缓流淌,思绪飘远,我仿佛看到了郑国在工地上忙碌的身影,听到了劳工们开山凿石的号子声,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热血与激情。难以想象在那个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,成千上万的劳工是如何肩挑背扛,开山凿石,将这条“生命之渠”引入关中大地?而一片片承载着物资运输的土地,已然成了山间小径,车马大道,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这一刻,我与历史对话,与古人共鸣,心中满是对他们的敬佩与感激。

大年初七中午,我们冒雪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。走进馆内,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一件件珍贵精美的文物陈列在展柜中,仿佛诉说着秦汉时期的辉煌。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下,我们了解到了咸阳在秦朝时期的辉煌历史,感受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壮志豪情。我们目

前厅内室一下子变得空荡荡,长辈们有些负责扫除高处的蛛网灰尘,有些清洗桌凳的污垢,有些擦拭门窗、清扫地面,家中顿时硝烟四起,大约忙到中午,清理灰尘才能告一段落。午后时分,清洗干净的衣物被褥乃至窗帘桌布,开始在阳光下不断翻晒,直至夕阳下线,才把家具一件件搬进家门。扫舍这项浩大工程方才告一段落。

童年的我并不喜欢扫舍,我更喜欢张贴年画对联,从集市上买来的日月山水年画、伟大领袖肖像、火红的对联和神气的门神图……看着它们贴在墙上、黏在门上,花花绿绿、红红火火,好一派热闹喜庆的新年气象,仿佛英雄来到我家作客,伟人在静静望着我们,满屋子的鲜亮色彩,映的整个家暖洋洋,连旧家具也熠熠生辉起来。

三

乡村里的过年氛围最是浓烈,长辈们愈发忙碌,像上了发条一样不知疲倦,盼望了一年的亲人一拨一拨踏着年末的时间点归来,有人烫了时兴的发型,有人穿了鲜艳的衣裳,那些从外乡带来的新物件在孩子们的欢呼声里被一一捧起、细细打量,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注脚。小叔从北京带回的音乐盒最受我们喜爱,一个简单的钢琴造型,那悦耳的音乐随着发条转动轻轻流淌出来,清晰婉转,在安静的屋里绕来绕去。孩子们围在一旁,眼睛盯着—眨不眨,耳朵竖起一动不动,生怕错过一个音符,连窃窃私语都放低了声贝,只觉得那是眼前最稀罕、最珍贵的宝贝。

过年前,母亲总会提前选好布料棉花,送到奶奶手里为我缝制新衣,穿上新棉衣的那一刻

不转睛看着每一件展品,不时惊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智慧,仿佛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参观中,我看到了很多与交通有关的文物和资料,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秦汉时期交通的发展与特色。例如穿越14个县,全长700多公里的秦直道加强了秦朝中央对北方地区的控制,方便了军队的快速调动和物资运输,对于巩固边疆、促进地区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,也反映了秦代在道路规划、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卓越成就;汉代陶制马车模型为研究汉代的交通出行、社会等级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;首次登台亮相的“丝路一号”汉代古船,为我们研究汉代的航海技术、贸易路线以及对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随着假期的结束,我们的咸阳之旅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这次自驾游,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咸阳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,更让我们一家人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在山水与文脉间的漫步之旅中,我们收获了知识,收获了快乐,也收获了满满的回忆。

(作者供职于西亭超限运输检测站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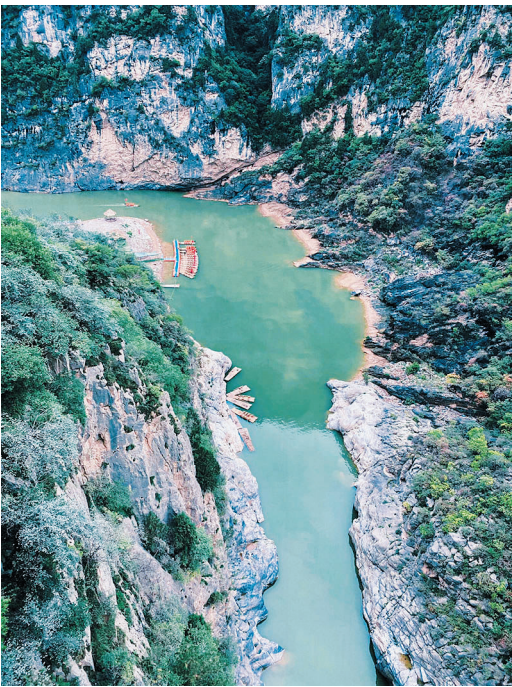
仿佛真的辞旧迎新,拥抱新的生活、新的一年,一切从吃穿用度上都变得与寻常日子不一样。我们就这样在一年年的告别和迎新中,逐渐成长,如山间的树一样茁壮。

我的衣服从奶奶亲自缝制演变到后来从商店选购,可我最钟情的新衣还是奶奶用手丈量的尺寸,用老式缝纫机一针一线钩织成的中式款样,这样的棉衣松软、轻便。妈妈挑选的布料年年不同,却样子喜人料子结实,我穿着这样的新衣走街串巷,与小伙伴们点灯笼放炮仗,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满满的自信感。

我依稀记得除夕的情景,一家子祭祖烧纸磕完头后,一起吃了惦念了很久的美味年夜饭,不多一会儿,爷爷奶奶和太奶满脸笑意,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取出红包,笑嘻嘻的交到小辈儿手上,只一句好好学习,便是他们对儿孙最直接也最动人的祝福与期待。夜深了,在满怀的得意与放松中我进入沉沉的梦乡,梦里全是香甜的糖果、美味的佳肴、远方的亲人。我身穿崭新的棉衣走在熟悉的乡间路上,接受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和大人们的啧啧称赞……清晨的鞭炮声犹如一条带着音响的河流,在乡镇的街道上穿梭流淌,如奔雷、像火车,噼里啪啦地炸开新年的第一天,年就以这样的方式呼啸而过,将我从睡梦中唤醒。从头到脚,从口到心,一切美好的东西悄然而来,我被新年的幸福笼罩包围,以至于现在接近不惑的我,还能一遍一遍忆起那个遥远的年。

岁月匆匆,急急而去,几十个新年过去了,身边的人都说文味越来越淡,可是,每到年边,儿时过年的场景,还是会像一条欢快的小鱼从脑海中一跃而出。我忘不了那些过年的日子,那是奔向希望和美好的起点。

(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)



在乡土中国的根系里寻找治愈与重生的力量

文 / 白欣欣

野,为家乡特产找销路,为地方发展引项目,成为城乡资源流动的桥梁。

地方发展智囊:跳出本地局限,以更宏观的视角为乡村规划提供科学、绿色的发展建议。

乡风文明引领:用他们的学识与审美,丰富乡村文化生活,重塑质朴而有底蕴的乡村文明。

根植乡土:打造心灵的“精神襁褓”,用原乡的治愈力疗愈时代的心理创伤

年三十前,几位乡邻送来亲手熬制的皮冻,自己做的蒸碗,家酿的酒酿子……那些浸透着人工手作气息,充盈着质朴人情味道的食材背后,是人与人之间真实诚心的关切、疼惜和情感流动,那种天伦地合中的悠游人性,瞬间激活我儿时盖天枕地的山野奔跑、夏夜繁星的灵魂融合,与自然和合而生的原乡记忆情绪奔涌。突然就理解,为什么面对那些未经修饰的农人面庞,我会如此触动。那些少了医美和化妆品的面容保留了人,活生生的人最本真的热气腾腾的形象。

当下,很多青少年困在网络的虚拟中,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KPI中焦虑失措,虚拟社媒让他们失去了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能力,数字客体衰减和丧失了他们作为人的现实感和快乐阈值,乡土-故乡,正是那味最朴素的“药引”,成为救赎这些人格链条断裂的,无法复制的精神治愈场,容纳人无根般飘摇的精神底盘。

如果尝试在乡村设立“心灵原乡体验营地”或“少年成长田野课堂”。组织城市中陷入意义危机的青少年,被高压控制找不到自我终极归属的成年人,来体验没有量表没有说教,只有接地气的汗水,星空下

围炉夜话的“精神疗愈”,让原乡的力量灌注把人因社会生态偏移而外放的重心,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,让旷野和玩伴成为心身康健的舞动之源,在土地的循环中彰显人为人的本性初心。

重建“附近性”:乡村的邻里关系是真实的可触碰的人际网络,这种基于地缘与血缘的温情互动,能有效对抗智能客体为主的未来关系中的孤独,为心灵提供最坚实的社会支撑。

唤醒“身体感”:在土地上劳作,在自然中行走,让人从虚拟的数字身份中脱嵌,重新感知风的方向、泥土的温度、种子的力量。这种身体力行的唤醒,是当下虚拟现实、智媒时代无法给予的踏实扎根感。

治愈“意义感”匮乏:当孩子看到一颗种子发芽,当成年人亲手种出一棵粟,这种最直接的创造与回馈,能带来最原始的价值确认,启发生命原初意义至真至纯的归属链接。

乡土禀赋是上天遴选的坦然接纳和锤炼坚守

这个春节,在乡下我看到了真正的“人类情感”,看到了碳基生命在硅基时代宏大背景下的意义溯源。这份来自泥土的智慧,修炼着他们泰然自若的稳妥踏实和土味地气,让我看到了破解大数据、云端生活用户的“乡土中国”密码。这些土地上有温度的脸庞不仅是乡村振兴、经济振兴,更是人心与精神的振兴源流。当我们把归乡人才的“余热”变成“火焰”,把乡土中国的“根脉”变成治愈时代的“药引”,或许就能在智慧引领和科技文明同步间,为人保留可安放灵魂、重获力量的精神原乡。

(作者供职于西镇分公司)